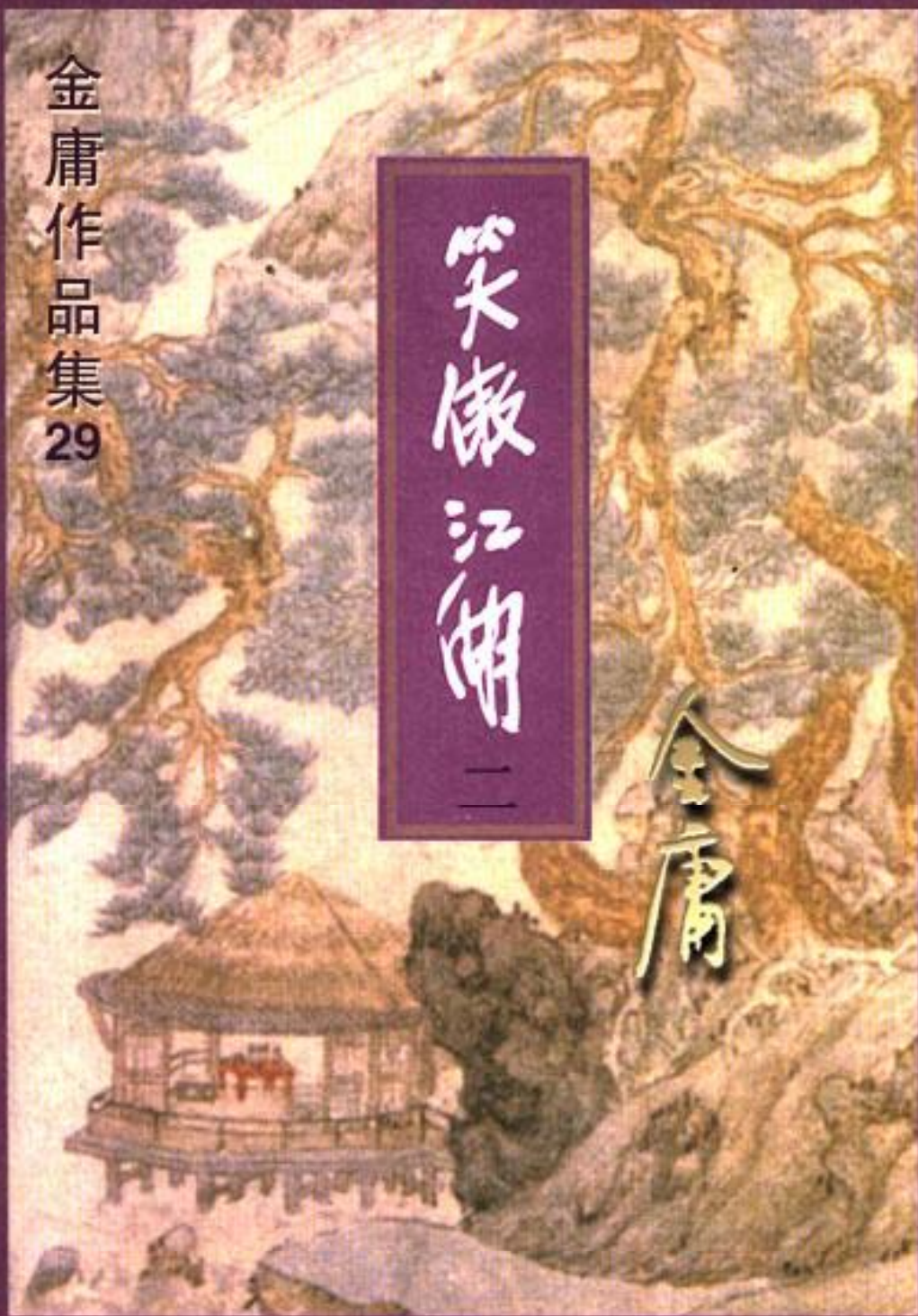


金庸作品集 29

笑傲江湖

二

金庸



笑傲江湖

第二集

金 庸 著

目 录

十一	聚气	427
十二	围攻	469
十三	学琴	523
十四	论杯	571
十五	灌药	607
十六	注血	639
十七	倾心	671
十八	联手	732
十九	打赌	772
二十	入狱	812

十一 聚气

令狐冲向厅内瞧去，只见宾位上首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瘦削老者，右手执着五岳剑派令旗，正是嵩山派的仙鹤手陆柏。他下首坐着一个中年道人，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从服色瞧来，分别属于泰山、衡山两派，更下手又坐着三人，都是五、六十岁年纪，腰间所佩长剑均是华山派的兵刃，第一人满脸戾气，一张黄焦焦的面皮，想必是陆大有所说的那个封不平。师父和师娘坐在主位相陪。桌上摆了清茶和点心。

只听那衡山派的老者说道：“岳兄，贵派门户之事，我们外人本来不便插嘴。只是我五岳剑派结盟联手，共荣共辱，要是有一派处事不当，为江湖同道所笑，其余四派共蒙其羞。适才岳夫人说道，我嵩山、泰山、衡山三派不该多管闲事，这句话未免不对了。”这老者一双眼睛黄澄澄地，倒似生了黄胆病一般。

令狐冲心下稍宽：“原来他们仍在争执这件事，师父并未屈服让位。”

岳夫人道：“鲁师兄这么说，那是咬定我华山派处事不当，连累贵派的声名了？”

衡山派这姓鲁的老者微微冷笑，说道：“素闻华山派宁女侠是太上掌门，往日在下也还不信，今日一见，才知果然名

不虚传。”岳夫人怒道：“鲁师兄来到华山是客，今日我可不便得罪。只不过衡山派一位成名的英雄，想不到却会这般胡言乱语，下次见到莫大先生，倒要向他请教。”那姓鲁老者冷笑道：“只因在下是客，岳夫人才不能得罪，倘若这里不是华山，岳夫人便要挥剑斩我的人头了，是也不是？”岳夫人道：“这却不敢，我华山派怎敢来理会贵派门户之事？贵派中人和魔教勾结，自有嵩山派左盟主清理，不用敝派插手。”

衡山派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双双死于衡山城外，江湖上皆知是嵩山派所杀。她提及此事，一来揭衡山派的疮疤，二来讥刺这姓鲁老者不念本门师兄弟被杀之仇，反和嵩山派的人物同来跟自己夫妇为难。那姓鲁老者脸色大变，厉声道：“古往今来，哪一派中没有不肖弟子？我们今日来到华山，正是为了主持公道，相助封大哥清理门户中的奸邪之辈。”

岳夫人手按剑柄，森然道：“谁是奸邪之辈？拙夫岳不群外号人称‘君子剑’，阁下的外号叫作甚么？”

那姓鲁老者脸上一红，一双黄澄澄的眼睛对着岳夫人怒目而视，却不答话。

这老者虽是衡山派中的第一代人物，在江湖上却无多大名气，令狐冲不知他来历，回头问劳德诺道：“这人是谁？匪号叫作甚么？”他知劳德诺带艺投师，拜入华山派之前在江湖上历练已久，多知武林中的掌故轶事。劳德诺果然知道，低声道：“这老儿叫鲁连荣，正式外号叫作‘金眼雕’。但他多嘴多舌，惹人讨厌，武林中人背后都管他叫‘金眼乌鸦’。”令狐冲微微一笑，心想：“这不雅的外号虽然没人敢当面相称，但日子久了，总会传入他耳里，师娘问他外号，他自然明白

指的决不会是‘金眼雕’而是‘金眼乌鸦’。”

只听得鲁连荣大声道：“哼，甚么‘君子剑’？‘君子’二字之上，只怕得再加上一个‘伪’字。”令狐冲听他如此当面侮辱师父，再也忍耐不住，大声叫道：“瞎眼乌鸦，有种的给我滚了出来！”

岳不群早听得门外令狐冲和劳德诺的对答，心道：“怎地冲儿下峰来了？”当即斥道：“冲儿，不得无礼。鲁师伯远来是客，你怎可没上没下的乱说？”

鲁连荣气得眼中如要喷出火来，华山大弟子令狐冲在衡山城中胡闹的事，他是听人说过的，当即骂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在这衡山城中嫖妓宿娼的小子！华山派门下果然是人才济济。”令狐冲笑道：“不错，我在衡山城中嫖妓宿娼，结识的婊子姓鲁！”

岳不群怒喝：“你……你还在胡说八道！”令狐冲听得师父动怒，不敢再说，但厅上陆柏和封不平等已忍不住脸露微笑。

鲁连荣倏地转身，左足一抬，砰的一声，将一扇长窗踢得飞了出去。他不认得令狐冲，指着华山派群弟子喝道：“刚才说话的是哪一只畜生？”华山群弟子默然不语。鲁连荣又骂：“他妈的，刚才说话的是哪一只畜生？”令狐冲笑道：“刚才是你自己在说话，我怎知是甚么畜生？”鲁连荣怒不可遏，大吼一声，便向令狐冲扑去。

令狐冲见他来势凶猛，向后跃开，突然间人影一闪，厅堂中飘出一个人来，银光闪烁，铮铮有声，已和鲁连荣斗在一起，正是岳夫人。她出厅，拔剑，挡架，还击，一气呵成，

姿式又复美妙之极，虽是极快，旁人瞧在眼中却不见其快，但见其美。

岳不群道：“大家是自己人，有话不妨慢慢的说，何必动手？”缓步走到厅外，顺手从劳德诺腰边抽出长剑，一递一翻，将鲁连荣和岳夫人两柄长剑压住。鲁连荣运劲于臂，向上力抬，不料竟然纹丝不动，脸上一红，又再运气。

岳不群笑道：“我五岳剑派同气连枝，便如自家人一般，鲁师兄不必和小孩子们一般见识。”回过头来，向令狐冲斥道：“你胡说八道，还不快向鲁师伯赔礼？”

令狐冲听了师父吩咐，只得上前躬身行礼，说道：“鲁师伯，弟子瞎了眼，不知轻重，便如臭乌鸦般哑哑乱叫，污蔑了武林高人的声誉，当真连畜生也不如。你老人家别生气，我可不是骂你。臭乌鸦乱叫乱噪，咱们只当他是放屁！”他臭乌鸦长、臭乌鸦短的说个不休，谁都知他又是在骂鲁连荣，旁人还可忍住，岳灵珊已咕的一声，笑了出来。

岳不群感到鲁连荣接连运了三次劲，微微一笑，收起长剑，交还给劳德诺。鲁连荣剑上压力陡然消失，手臂向上急举，只听得当当两声响，两截断剑掉在地下，他和岳夫人手中都只剩下了半截断剑。他正在出力和岳不群相拚，这时运劲正猛，半截断剑向上疾挑，险些劈中了自己额角，幸好他膂力甚强，这才及时收住，但已闹得手忙脚乱，面红耳赤。

他嘶声怒喝：“你……你……两个打一个！”但随即想到，岳夫人的长剑也被岳不群以内力压断，眼见陆柏、封不平等人都已出厅观斗，人人都看得出来，岳不群只是劝架，请二人罢手，却无偏袒。但妻子的长剑被丈夫压断并无干系，鲁

连荣这一下却无论如何受不了。他又叫：“你……你……”右足重重一顿，握着半截断剑，头也不回的急冲下山。

岳不群压断二人长剑之时，便已见到站在令狐冲身后的桃谷六仙，只觉得这六人形相非常，甚感诧异，拱手道：“六位光临华山，未曾远迎，还望恕罪。”桃谷六仙瞪眼瞧着他，既不还礼，也不说话。令狐冲道：“这位是我师父，华山派掌门岳先生……”

他一句话没说完，封不平插口道：“是你师父，那是不错，是不是华山派掌门，却要走着瞧了。岳师兄，你露的这手紫霞神功可帅的很啊，可是单凭这手气功，却未必便能执掌华山门户。谁不知道华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剑派剑派，自然是以剑为主。你一味练气，那是走入魔道，修习的可不是本门正宗心法了。”

岳不群道：“封兄此言未免太过。五岳剑派都使剑，那固然不错，可是不论哪一门、哪一派，都讲究‘以气御剑’之道。剑术是外学，气功是内学，须得内外兼修，武功方克得有小成。以封兄所言，倘若只是勤练剑术，遇上了内家高手，那便相形见绌了。”

封不平冷笑道：“那也不见得。天下最佳之事，莫如九流三教、医卜星相、四书五经、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事事皆精，刀法也好，枪法也好，无一不是出人头地，可是世人寿命有限，哪能容得你每一门都去练上一练？一个人专练剑法，尚且难精，又怎能分心去练别的功夫？我不是说练气不好，只不过咱们华山派的正宗武学乃是剑术。你要涉猎旁门左道的功夫，有何不可，去练魔教的‘吸星大法’，旁人也还管你不

着，何况练气？但寻常人贪多务得，练坏了门道，不过是自作自受，你眼下执掌华山一派，这般走上了歪路，那可是貽祸子弟，流毒无穷。”

令狐冲心中猛地闪过一个念头：“风太师叔只教我练剑，他……他多半是剑宗的。我跟他老人家学剑，这……这可错了的吗？”霎时间毛骨悚然，背上满是冷汗。

岳不群微笑道：“‘貽祸子弟，流毒无穷’，却也不见得。”

封不平身旁那个矮子突然大声道：“为甚么不见得？你教了这么一大批没个屁用的弟子出来，还不是‘貽祸子弟，流毒无穷’？封师兄说你所练的功夫是旁门左道，不配做华山派的掌门，这话一点不错，你到底是自动退位呢？还是吃硬不吃软，要叫人拉下位来？”

这时陆大有已赶到厅外，见大师哥瞧着那矮子，脸有疑问之色，便低声道：“先前听他们跟师父对答，这矮子名叫成不忧。”

岳不群道：“成兄，你们‘剑宗’一支，二十五年前早已离开本门，自认不再是华山派弟子，何以今日又来生事？倘若你们自认功夫了得，不妨自立门户，在武林中扬眉吐气，将华山派压了下来，岳某自也佩服。今日这等噜唆不清，除了徒伤和气，更有何益？”

成不忧大声道：“岳师兄，在下和你无怨无仇，原本不必伤这和气。只是你霸占华山派掌门之位，却教众弟子练气不练剑，以致我华山派声名日衰，你终究卸不了重责。成某既是华山弟子，终不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再说，当年‘气宗’排挤‘剑宗’，所使的手段实在不明不白，殊不光明正大，

我‘剑宗’弟子没一个服气。我们已隐忍了二十五年，今日该得好好算一算这笔帐了。”

岳不群道：“本门气宗剑宗之争，由来已久。当日两宗玉女峰上比剑，胜败既决，是非亦分。事隔二十五年，三位再来旧事重提，复有何益？”

成不忧道：“当日比剑胜败如何，又有谁来见？我们三个都是‘剑宗’弟子，就一个也没见。总而言之，你这掌门之位得来不清不楚，否则左盟主身为五岳剑派的首领，怎么他老人家也会颁下令旗，要你让位？”岳不群摇头道：“我想其中必有蹊跷。左盟主向来见事极明，依情依理，决不会突然颁下令旗，要华山派更易掌门。”成不忧指着五岳剑派的令旗道：“难道这令旗是假的？”岳不群道：“令旗是不假，只不过令旗是哑巴，不会说话。”

陆柏一直旁观不语，这时终于插口：“岳师兄说五岳令旗是哑巴，难道陆某也是哑巴不成？”岳不群道：“不敢，兹事体大，在下当面谒左盟主后，再定行止。”陆柏阴森森的道：“如此说来，岳师兄毕竟是信不过陆某的言语了？”岳不群道：“不敢！就算左盟主真有此意，他老人家也不能单凭一面之辞，便传下号令，总也得听听在下的言语才是。再说，左盟主为五岳剑派盟主，管的是五派所共的大事。至于泰山、恒山、衡山、华山四派自身的门户之事，自有本派掌门人作主。”

成不忧道：“哪有这么许多噜唆的？说来说去，你这掌门人之位是不肯让的了，是也不是？”他说了“不肯让的了”这五个字后，刷的一声，已然拔剑在手，待说那“是”字时便刺出一剑，说“也”字时刺出一剑，说“不”字时刺出一剑，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笑傲江湖（二）》金庸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41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